



書叢小通三

筆隨屋平

著 尊 丐 夏

局書通三海上

1028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為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注意。

一· 紛紅色 (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隨筆·外國文學)

二· 天藍色 (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古 文 學

三· 淡黃色 (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四· 鵝黃色 (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教·教育

美 術·歷 史

五· 淺妃色 (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法律

社會·政治·經濟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1447B

發刊旨趣

名 家 創 作 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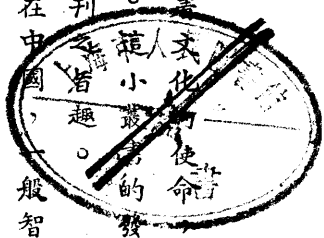
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肩負着文化使命，介紹當世的學術；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

行。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

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世界進步到今天，在中國，一般智

識的傳播，通常學問的享受，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叨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佔着極廣漠的場合，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

把文化送到大眾的腦子裏去，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但出版上的問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以最精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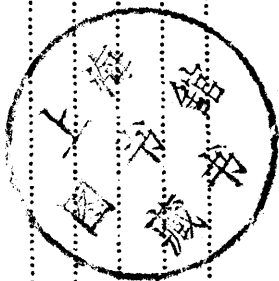
內容，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去欣賞，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總不致毫無收穫罷？

固然，小叢書之發行，在本局之前，已數見不鮮；但，似乎有一通病，即取材方面，總難免「削足就履」。本叢書擬盡可能，力矯此弊，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務求達到「小中見大以一概餘」的目的。

至於取材性質，初無限定，文·哲·軍·政·科學·經濟，罔不包羅；蓋欲於「大眾」二字上求澈底也。海內高明，尚希明教。

目次

命相家	一
談喫	七
聞歌有感	一二
對了米萊的晚鐘	二〇
誤用的並存和折中	三〇
知識階級的運命	三五
「子愷漫畫」序	四九
我的中學時代	五一
雜憶	六三



017100

	緊張氣分的回憶·····	六五
	一個追憶·····	六九
	我之於書·····	七二
三	試鍊·····	七四
通	「鳥與文學」序·····	七七
小	義俠行爲·····	七八
叢	弟弟的先生·····	八一
書	藝術生活·····	八四
	作文的基本態度·····	八七

平屋隨筆

夏丏尊著

命相家

筆 隨 屋 平

我因事至南京，住在××飯店。二樓樓梯旁某號房間裏，寓着一位命相家。房門是照例關着的，這位命相家叫甚麼名字，房門上掛着的那塊玻璃框子的招牌上寫着甚麼，我雖在出去回來的時候，必須經過那門前，卻毫未曾加以注意。

有一天傍晚，我從外邊回來，剛走完樓梯，見有一個着洋服的青年從命相家房中走出，房門半開，命相家立在門內點頭相送叫「再會！」

那聲音很耳熟，急把腳立住了看那命相家，不料就是十年前的同事劉子歧。

「呀！子歧！」我不禁叫了出來。

「呀！久違了。你也在這裏嗎？」他喫了一驚，把門開大了讓我進去。我重新去看門

口的招牌，見上面寫着「青田劉知機星命談相」等等文字。

「哦！劉子岐一變而為劉知機。十年不見，不料得了道了，究竟是甚麼一會事？」我急問。

「說來話長。要喫飯，沒有法子。你仍在寫東西嗎？教師是也好久不做了吧。真難得，會在這裏碰到。不瞞你說，我喫這碗飯已有七八年了，自從那年和你一同離開××中學以後，就飄泊了好幾處地方，這裏一學期，那裏一學期，不得安定，也會掛了斜皮帶革過命，可是終於生活不過去。你知道，我原是一隻三腳貓，以後就以賣卜混飯了。最初在上海掛牌，住了四五年，前年才到南京。」

「在上海住過四五年？爲什麼我一向不曾碰到你，上海的朋友之中，也沒有人談及呢？」我問。

「我改了名字，大家當然無從知道了。朋友們又是一向都不信命相的，我喫了這口江湖飯，也無顏去找他們，如果今日你不碰巧看到我，你會知道劉知機就是我嗎？」

我有許多事情想問，不知從何說起。忽然門開了，進來的是二位顧客。一個是戴呢帽穿長袍的，一個是着中山裝的，年紀都未滿三十歲。劉子岐——劉知機丟開了我，滿面春風地立起身來迎上前去，儼然是十足的江湖派。我不便再坐，就把房間號數告訴了他，約他暢談。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

平 十年前的中學教師，居然會賣卜？顧客居然不少，而且大都是青年知識階級中人？感慨與疑問亂雲似地在我胸中紛紛疊起。等了許久，劉知機老是不來，叫茶房去問，回說房中尙有好幾個顧客，空了就來。

筆 隨 「對不起！一直到此刻才空。」劉知機來已是黃昏時候了。「難得碰面，大家出去敘敘。」

在秦淮河畔某酒家中覓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大家把酒暢談。

「生意似很不錯呢。」我打動他說。

3 「呃，這幾天是特別的。第一種原因，聽說有幾個部長要更動了，部長一更動，人員

也當然有變動。你看，××飯店不是客人很擠嗎？第二種原因，暑假快到了，各大學的畢業生都要謀出路，所以我們的生意特別好。」

「命相學當真可憑嗎？」

「當然不能說一定可憑。不過在現今樣的社會上，命相之說，尙不能說全不足信。你想，一個機關中，當科長的，能力是否一定勝過科員？當次長的，能力是否一定不如部長？舉一例說，我們從前的朋友之中，李××已成了主席了。王××學力人品，平心而論，遠過於他，革命的功蹟，也不比他差，可是至今還不過一個××部的祕書，還有，一班畢業生數十人之中，有的成績並不出色，倒有出路，有的成績很好，卻無人過問。這種情形除了命相以外，該用甚麼方法說明呢？有人說，現今喫飯全靠八行書。這在我們命相學上就叫『遇貴人』。又有人挖苦現在貴人的親親相阿，說是生殖器的聯系。這簡直是窮通由於先天，證明『命』的的確確是有的了。」劉知機玩世不恭地說。

「這樣說來，你們的職業實實在在有着社會的基礎的。哈哈。」

「到了總理的考試制度真正實行了以後，命相也許不能再成爲職業，至於現在是，有需要，有供給，仍是堂堂皇皇的喫飯職業，命相家的身分決不比教師低下，我預備把這碗江湖飯吃下去哩。」

「你的營業項目有幾種？」

筆隨屋平
「命，相，風水，合婚擇日，甚麼都幹。風水與合婚擇日，近來已不行了。風水的目的是想使福澤及於子孫。現今一般人的心理，顧自身，顧目前，都來不及，那有餘閒顧到幾十年幾百年後的事呢？至於合婚擇日，生意也清。摩登男女間盛行戀愛同居，婚也不必『合』，日也無須『擇』了。只有命相兩項，現在仍有生意。因爲大家都在急迫地要求出路，尋機會，出路與機會的條件，不一定是資格與能力，實際全靠碰運氣。任憑大家口口聲聲喊『打破迷信』，到了無聊之極的時候，也會瞞了人花幾塊錢來請教我們。在上海，顧客大半是商人，他們所問是財氣，在南京，顧客大半是『同志』與學校畢業生，他們所問的是官運。老實說，都無非爲了要喫飯，唯其大家要想吃飯，我們也就有飯可喫了。哈

哈……」劉知機滔滔地說，酒已半醺了，自負之外又帶感慨。

「你對於這些可憐的顧客，怎樣對付他們？有甚麼有益的指導呢？」

「還不是靠些江湖上的老調來敷衍！我只是依照古書，書上怎麼說，就怎麼說。準不準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在顧客也並不打緊，他們的到我這裏來，等於出錢去買香檳票，着了原高興，不着也不至於跳河上吊的。我對他說『就快交運，』『向西北方走，』『將來官至部長，』是給他一種希望。人沒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現社會到處使人絕望，要我希望，恐怕只有到我們這裏來，花一二塊錢來買一個希望，雖然不一定準確可靠，究竟比沒有希望好。在這一點上，我們命相家敢自任爲救苦救難的希望之神。至少在像現在的中國社會可以這樣說。」話愈說愈痛切，神情也愈激昂了。

他的話既詼諧又刺激，我聽了只是和他相對苦笑，對了這別有懷抱的傷心人，不知再提出甚麼話題好？彼此都已有八九分醉意了。

談 喫

說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我腦中浮起的是喫。回憶幼時一到冬季，就日日盼望過年，等到過年將屆，就樂不可支。因為過年的時候，有種種樂趣，第一是喫的東西多。

中國人是全世界善喫的民族。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主人即上街辦喫場，女主人即入廚羅酒漿，客人則坐在客堂裏口磕瓜子，耳聽碗盞刀俎的聲響，等候喫飯。喫完了飯，大事已畢。客人拔起步來說「叨擾」主人說「沒有甚麼好待你」，有的還有苦留：「喫了點心去，」「喫了夜飯去。」

遇到婚喪，慶弔只是虛文，果腹倒是實在。排場大的大喫七日五日，小的大喫三日一日。早飯，午飯，點心，夜飯，夜點心，喫了一頓又一頓，吃得來不亦樂乎，真是酒可爲池，肉可成林。

7 過年了，輪流喫年飯，送食物。新年了，彼此拜來拜去，講喫局。端午要喫，中秋要

喫，生日要喫，朋友相會要喫，相別要喫。只要取得出名詞，就非喫不可，而且一喫就了事，此外不必別有甚麼。

小孩子於三頓飯以外，每日好幾次地向母親討銅板，買食喫。普通學生最大的消費，不是學費，不是書籍費，乃是喫的用途。成人對於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甘旨。中饋自古占着女子教育上的主要部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沽酒，市脯，割不正，聖人不喫。梨子蒸得味道不好，賢人就可以出妻。家裏的老婆如果弄得出好菜，就可以驕人。古來許多名士至於費盡苦心，別出心裁，考案出好幾部特別的食譜來。

不但活着要喫，死了仍要喫，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滿足了，而中國的鬼，仍依舊非喫不可。死後的飯碗，也和活時的同樣重要，或者還更重要。普通人爲了死後的所謂「血食」，不辭廣蓄姬妾，豫置良田。道學家爲了死後的冷豬肉，不辭假仁假義，拘束一世。朱竹垞甯不喫冷豬肉，不肯從其詩集中刪去風懷二百韻的豔詩，至今猶傳爲難得的美談，足見冷豬肉犧牲不掉的人之多了。

不但人要喫，鬼要喫，神也要喫，甚至連沒嘴巴的山川也要喫，天地也要喫。有的但吃豬頭，有的要吃全豬，有的是專喫羊的，有的是專吃牛的，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嗜好，古典中大部詳有規定，一查就可知道。較之於他民族的對神只作禮拜，他民族的神，還是唯心，中國的神，還是唯物，似乎都是主張馬克思學說的。

平屋隨筆

梅村的詩道：「十家三酒店」，街市裏最多的是食物鋪。俗語說，「開門七件事」，家庭中最麻煩的不是教育或是甚麼，乃是料理食物。學校裏最難處置的不是程度如何提高，教授如何改進，乃是飯廳風潮。

俗語說得好，只有「兩脚的爺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喫。」中國人吃的範圍之廣，真可使國人爲之吃驚。中國人於世界普通的食物之外，還吃着他國人所不吃的珍饈；喫西瓜的實，喫鯊魚的鱗，吃燕子的窠，吃狗，吃烏龜，吃蛇，吃狸貓，吃癩蝦蟆，吃癩頭龜，吃小老鼠。有的或竟至吃到小孩的胞衣以及直接從人身上取得的東西。如果能夠，怕連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來管管哩。

至於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門，有烤，有燉，有蒸，有滷，有炸，有燴，有燻，有醉，有炙，有溜，有炒，有拌，真真一言難盡。古來儘有許多做菜的名廚司，其名字都和名卿相一樣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們之中有的並昇到高位，老老實實就是名卿相。如果中國有一件可以向世界自豪的，那末這並不是歷史之久，土地之大，人口之衆，軍隊之多，戰爭之頻繁，乃是善吃的一事。中國的肴菜，已征服了全世界了。有人說，中國人有三把刀爲世界所不及，第一把就是廚刀。

不見到喜慶人家掛着的福祿壽三星圖嗎？福祿壽是中國民族生活上的理想。畫上的排列是祿居中央，右是福，壽居左。祿也者，拆穿了說，就是吃的東西。老子也曾說過：「虛其心實其腹」「聖人爲腹不爲目」。吃最要緊，其他可以不問。「嫖賭吃着」之中，普通人皆認吃最實惠。所謂「着威風，吃受用，賭對沖，嫖全空，」甚麼都假，只有吃在肚裏是真的。

喫的重要，更可於國人所用的言語上證之。在中國，吃字的意義特別複雜，甚麼都會

帶了「喫」字來說。被人欺負曰「吃虧」，打巴掌曰「吃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吃天鵝肉」，訴訟曰「吃官司」，中鎗彈曰「吃衛生丸」，此外還有甚麼「吃生活」「吃排頭」等等。相見的寒暄，他民族說「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國人則說「吃了早飯沒有？」「吃了中飯沒有？」「吃了夜飯沒有？」對於職業，普通也用吃字來表示，營甚麼職就叫做吃甚麼飯。「吃賭飯」，「吃堂子飯」，「吃洋行飯」，「吃教書飯」，諸如此類，不必說了。甚至對於應以信仰爲本的宗教者，應以保衛國家爲職志的軍士，也都加吃字於上。在中國，教徒不稱信者，叫做「吃天主教的」，「吃耶穌教的」，從軍的不稱軍人，叫做「吃糧的」，最近還加了甚麼「吃黨飯」「吃三民主義」的許多新名詞。

衣食住行爲生活四要素，人類原不能不吃。但吃字的意義如此複雜，吃的要求如此露骨，吃的的方法如此麻煩，吃的範圍如此廣泛，好像除了吃以外就無別事也者，求之於全世界，這只怕中國民族如此的了。

11 在中國，衣不妨污濁，居室不妨簡陋，道路不妨泥濘，而獨在吃上，卻分毫不馬虎

。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遠高於其餘一切，很不調和。中國民族的文化，可以說是口的文化，

佛家說六道輪迴，把衆生分爲天，人，修羅，畜生，地獄，餓鬼六道。如果我們相信這話，那末中國民族是否都從餓鬼道投胎而來，真是一個疑問。

聞歌有感

「一來忙，開出窗門亮汪汪；二來忙，梳頭洗面落廚房；三來忙，年老公婆送茶湯；四來忙，打份孩兒進書房；五來忙。丈夫出門要衣裳；六來忙，女兒出嫁要嫁妝；七來忙，討個媳婦成成雙；八來忙，外孫剃頭要衣裝；九來忙，捻了數珠進庵堂；十來忙，一雙空手見閻王。」

十一歲的阿吉和六歲的阿滿又在唱這俗謠了。阿滿有時弄錯了順序，阿吉給伊訂正。妻坐在旁邊也陪着伊們唱。一壁拍着阿滿，誘伊睡熟。

這俗謠是我近來在伊門口上時常聽到的，每次惆悵，特別在那夏夜的月下，我的惆悵更甚。據說，把這俗謠輸入到我家來的，是前年一個老寡婦的女傭。那女傭的從何處聽來，是不得而知了。

幾年前，我讀了莫泊桑的一生，在女主人公的一生的經過，感到不可言說的女性的世界苦。好好的的一個女子，從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到「死」的口裏去。困了時勢和國土，其內容也許有若干的不同，但總逃不出那自然替伊們預先設好了平板的鑄型一步。怪不得賈寶玉在姊妹嫁人的時候要哭了！

一生現在早已不讀，并且連書也已散失不在手頭了，可是那女性的世界苦的印象，仍深深地潛存在我心裏，每於見到將結婚或是結婚了的女子，將有兒女或是已有兒女的女子，總不覺要部分地復活。特別地每次聽到這俗謠的時候，竟要全體復活起來，這俗謠竟是中國女性的「一生」！是中國女性「一生」的鑄型！

19 我的祖母，我的母親，已和一般女性一樣都規規矩矩地忙了一生，經過了這些平板的

階級，陷到死的口裏去了，只忙了前幾段，以二十七歲的年紀，從第五段一直跳過到第十段，見閻王去了！我的妻正在一段一段地向這方向走着！再過幾年，眼見得現在唱這歌的阿吉和阿滿也要鑽入這鑄型去！

記得有一次，我那氣概不可一世的從妹對我大發揮其畢生志願時，我冷笑了說：

「別做夢罷！你們反正是要替孩子抹尿屎的！」

從妹那時對於我的憤怒，至今還記得。後來伊結婚了，再後來，眼見伊一步一步地踏上這階段去！什麼「經濟獨立」，「出洋求學」等等，在現在的伊，也已如春夢浮雲，一過便無痕跡。我每見了伊那種憔悴的面容，及管家婆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情，幾乎要忍不住下淚，可是伊卻反不覺甚麼。原來「家」的鐵籠，已把伊的野性馴伏了！

易卜生在海得加勃勒中，借了海得的身子，曾表示過反對這桎梏的精神。蘇特曼在故鄉中也曾借了瑪格娜的一生，描寫過不甘被這鐵籠所牢縛的野性。無論世間難得有這許多的海得、瑪格娜樣的新婦女，即使個個都是，結果只是造成了第三性的女子，在社會看來

也是一種悲劇。國內近來已有不少不甘爲人妻的「老密斯」，和不願爲人母的新式夫人。女性的第三性化，似已在中國的上流社會流行開始了！如果給托爾斯泰或愛倫凱女史見了，不知將怎樣歎息啊！

隨 隨 屋 平
賢妻良母主義雖爲世間一部分所詬病，但女性是免不掉爲妻與爲母的。說女性於爲妻母以外還有爲人的事則可以，說女性既爲了人就無須爲妻爲母，決不成話。既須爲妻爲母，就有賢與良的理想的要求，所不同的只是賢與良的內容解釋罷了。可是無論把賢與良的內容怎樣解釋，總免不掉是一個重大的犧牲，逃不出一個「忙」字！

隨 自然所加給女性的擔負，真是嚴酷，創世記中上帝對於第一對男女亞當、夏娃的罰，似乎待女性的比待男性的苛了許多。難道真是因爲女性先受了蛇的誘惑的緣故嗎？抑是女性真由男性的肋骨造成，根本上地位價值不及男性？

15
中饋，縫紉，奉夫，哺乳，教養……忙煞了不知多少的女性。在個人自覺不發達的舊式女性，一向沈沒在自然的盲目的性意識裏，千辛萬苦，大半於無意識中經過着，比較地

不成問題。所最成問題的是個人自覺已經發展的新女性。個人主義已在新女性的心裏占着勢力了，而性的生活及其結果，在性質上與個人主義卻絕對矛盾。這性與個人主義的衝突，就是構成女性世界苦的本質。故愈是個人自覺發達的新女性，其在運命上所感到的苦痛也應愈強。國內現狀沈滯麻木如此，雖所謂「兒童公育」，「母性擁護」等種種夢想的設施，還是很遠很遠，無論在口上筆上說得如何好聽，女性在事實上還逃不掉家庭的牢獄。今後覺醒的女性，在這條滿了鐵蒺藜的長路上，將甚樣去掙扎啊！

叫新女性把個人的自覺抑沒了來學那舊式女性的盲目的生活，減卻自己苦痛嗎？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們，也許都在這樣想。甚麼「女子教育應以實用為主」，甚麼「新式女子不及舊式女子的能操家政」等種種的呼聲，都是這思想的表示。但我們斷不能贊成此說，舊式女性因少個人的自覺，千辛萬苦，都於無意識中經過，所感到的苦痛，不及新女性的強烈。這種生活是自然的，可是與普通的生活界有何兩樣！如果舊式女性的生活可以讚美，那末動物的生活該更可讚美了。況且舊式女性也未始不感到苦痛，這俗諺中所謂「忙」，

不都是以舊式女性爲立場的嗎？

一切問題不在事實上，而在對於事實的解釋下，女性的夢爲妻爲母是事實，這事實所給於女性的特別麻煩，因了知識的進步及社會的改良，自然可除去若干，但斷不能除去淨盡。不，因了人類欲望的增加，也許還要在別方面增加現在所沒有的麻煩。說將來的女性可以無苦地爲妻爲母，究竟是夢想。

平屋隨筆

我不但不希望新女性把個人的自覺抑沒，甯希望新女性把這才萌芽的個人的自覺發展強烈起來，認爲妻爲母是自己的事，把家庭的經營，兒女的養育，當作實現自己的材料，一洗從來被動的屈辱的態度。爲母固然是神聖的職務，爲母的預備，也是神聖的職務，爲母爲妻的麻煩，不是奴隸的勞動，乃是自己實現的手段，應該自己覺得光榮優越的。

「我有男子所不能做的養小孩的本領！」

這是斯德林堡某作中女主人公反抗丈夫時所說的話。斯德林堡一般被稱爲女性憎惡者，但這句話，卻足爲女性吐氣的，我們的新女性，應有這自覺的優越感才好。

苦樂不一定在外部的環境，自己內部的態度常占着大部分的勢力。有花草癖的富翁，不但不以晨夕澆灌爲苦，反以爲樂，而在園丁卻是苦役。這分別全由於自己的與非自己的上面，如果新女性不徹底自覺，認爲妻爲母都不爲己，是替男子作嫁，那末即使社會改進到如何的地步，女性面前也只有苦，永無可樂的了。

心機一轉，一切就會變樣。海上夫人中愛麗姐因丈夫梵格爾許伊自決去留，說「這樣一來，一切事都變了樣了！」就一變了從前的態度，留在梵格爾家裏，死心塌地做後妻，做繼母。這段例話，通常認爲自由戀愛的好結果，我卻要引了作爲心機一轉的例。梵格爾在這以前，並非不愛愛麗姐，可是爲妻爲母的事，在愛麗姐的心裏，總見非常黯淡。後來一轉念間，就「一切都變了樣了！」所謂「煩惱卽菩提，」並不定是宗教上的玄談啊！

婦女解放的聲浪，在國內響了好幾年了。但大半都是由男子主唱，且大半只是對於外部的制度上加以攻擊。我以爲真正婦女問題的解決，要靠婦女自己設法，好像勞動問題應由勞動者自己解決一樣。而且單從外部的制度下攻擊，不從婦女自己的態度上謀改變，總

是不十分有效的。老實說：女性的敵，就在女性自身！如果女性真已自己覺得自己的地位並不劣於男性，且重要於男性，爲妻，產兒，養育，是神聖光榮的事務，不是奴隸的役使，自然會向國家社會要求承認自己的地位價值，一切問題，應早經不成問題了的。唯其女性無自覺，把自己神聖的奉仕，認作屈辱的奴隸勾當，才致陷入現在的墮落的地位。

有人說，女性現在的墮落，是男性多年來所馴致的。這話當然也不能反對。但我以爲無論男性如何強暴，女性真自覺了，也就無法抗衡。但看娜拉啊！真有娜拉的自覺和決心隨筆。無論誰做了哈爾茂，亦無可奈何。娜拉的在以前未能脫除傀儡衣裝，並不是由於哈爾茂的壓迫，乃是娜拉自身還缺少自覺和決心的緣故。「小松鼠」，「小鳥兒」等玩弄的稱呼，在某一意義上，可以說是娜拉所甘心樂受，自己要求哈爾茂叫伊的啊！

正在爲妻爲母和將爲妻爲母的女性啊！你們正「忙」着，或者快要「忙」了。你們在現在及較近的未來，要想不「忙」，是不可能的。你們既「忙」了，不要再因「忙」反屈辱了自己，要在這「忙」裏發揮自己，實現自己，顯出自己的優越，使國家社會及你們對

手的男性，在這「忙」裏認識你們的價值，承認你們的地位！

對了米萊的「晚鐘」

——關於婦女問題的一感想——

米萊的「晚鐘」在西洋名畫中是我所最愛好的一幅，十餘年來常把牠懸在座右，獨坐時偶一舉目，輒爲神往，雖然所懸的只是複製的印刷品。

蒼芒暮色中，田野盡處隱隱地聳着教會的鐘樓，男女二人拱手俯首作祈禱狀，面前擺着盛了薯的籃籠，鋤纜及載着穀物袋的羊角車。令人想像到農家夫婦田作已完，隨着教會的鐘聲正在晚禱了預備回去的光景。

我對於米萊的堅苦卓絕的人格與高妙的技巧，不消說原是崇拜的，尤其對於他那作品的多農民題材與畫面的成劇的表現，萬分佩服。但同是他的名作如「捨落穗」，如「第一步」如「種葡萄者」等等在我雖也覺得好，不知是甚麼緣故，總不及「晚鐘」的會使我神

往，能吸引我。

我常常自己剖析我所以酷愛這畫，這畫所以能吸引我的理由，至最近才得了一個解釋。畫的鑑賞法，原有種種階段，高明的看布局調子筆法等，俗人卻往往執着於題材，譬如在中國畫裏，俗人所要的是題着「華封三祝」的竹子，或是題着「富貴圖」的牡丹，而竹子與牡丹的畫得好與不好，是不管的。內行人卻就畫論畫，不計其內容是甚麼，竹子也好，蘆葦也好，牡丹也好，秋海棠也好，只從筆法神韻等去講究去鑑賞。米萊的「晚鐘」，在筆法上當然是她可批評了的。例如畫地是一件至難的事，這作中地的平遠，是近代畫中的典型，凡是能看畫的都知道的。這作的技巧，可從各方面說，如布局色彩等等。但我之所以酷愛這作者，卻不僅在技巧上，倒還是在其題材上。用題材來觀畫雖是俗人之事，我在這裏卻願作俗人而不辭。

21 米萊把這畫名曰「晚鐘」，那末題材不消說是有關於信仰了，所畫的是耕作的男女，就暗示着勞動，又，這一對男女一望而知為協同的夫婦，故并暗示着戀愛。信仰，活動，

戀愛，米萊把這人間生活的三要素在這作中用了演劇的舞台面式展示着。我以為，我敢自承，我所以酷愛這畫的理由在此。這三種要素的調和融合，是人生的理想，我的每次對了這畫神往者，並非在憧憬於這理想。不是這畫在吸引我，是這理想在吸引我。

信仰，活動，戀愛，這三者融和一致的生活才是我們的理想生活，信仰的對象是宗教。關於宗教原也有許多想說的話。可是宗教現在正在倒霉的當兒，有的主張以美學取而代之，有的主張直截了當地打倒。為避免麻煩計，姑且不去講他，單就活動與戀愛來談談吧。

活動與戀愛的一致，是一切男女的理想，是兩性間一切問題的歸趨。特別地在現在的女性，是解除一切糾紛的鎖鑰。

『不活動者不得食，』這雖是共產黨的話，確是人間生活無可逃脫的鐵則；無論男女，女性地位的下降，實由於生活不能獨立，普通的結婚生活，在女性都含有屈辱性與依賴性。在現今，這屈辱與依賴，與階級的高下卻成爲反比例。因爲，下層階級的婦女不像太太

地可以安居坐食，結果除了做性交機器以外，雖然並不情願，還須幫同丈夫操作，所以在家庭裏的地位較上流或中流的婦女為高。我們到鄉野去，隨處都可見到合力操作的夫婦，而在都會街上除了在黎明和黃昏見到上工廠去的女工外，日中卻觸目但見著旗袍穿高跟鞋的太太們姨太太們或候補太太們與候補姨太太們！

平屋隨筆

不消說，下層婦女的結婚在現今也和上流中流階級的婦女一樣，大概不由於戀愛，是由強迫或賣買的。不，下層婦女的結婚其為強迫的或賣買的比之上流中流社會更來得露骨。她們雖幫同丈夫在田野或家庭操作，原未必就成米萊的畫材。但我相信，如果她們一旦在戀愛上覺醒了，她們的營戀愛生活，要比上流中流的婦女容易得多，基礎牢固得多。不管上流中流的女性識得字，能讀戀愛論，能談戀愛，能講社交。

但看娜拉吧，娜拉是近代婦女覺醒第一聲的刺激，凡是新女子差不多都以娜拉自命羞。但我們試看未覺醒以前的娜拉是怎樣？她購買聖誕節的物品超過了預算，丈夫赫爾茂責她：

「這樣浪費是不行的！」

「真真有限哩，你不是立刻就可以有收入了嗎？」

「那要新年才開始，現在還未哩！」

「不要緊，到要時不是再可以借的嗎？」

「你真太不留意！如果今日借了一千法郎在聖誕節這幾日中用盡了，到新年的第一日，屋頂跌下一塊瓦來，落在我頭上把我磕死了……」

「不要說這種嚇死人的不祥語。」

「啫，萬一真有了這樣的事，那時怎樣？」

赫爾茂這樣詰問下去，娜拉也終於弄到悄然無言了。赫爾茂倒不忍起來，重新取出錢來討她的好，於是娜拉也就在「我的小鳥兒咧」，「小栗鼠」咧的玩弄的愛呼聲中，繼續那平凡而安樂的家庭生活，這就是覺醒前的娜拉的正體。及覺醒了，出家了，劇也就此終結。娜拉出家以後的情形，是值得我們思索的。於是「娜拉仍回來嗎？」終於成了有趣味的

一個問題。魯迅先生曾有過一篇娜拉走後怎樣的文字。

覺醒後的娜拉，我們不知道其生活怎樣，至於覺醒以前的娜拉，我們在上流中流的家庭中，在都會的街路上都可見到的。現在的上流中流階級，本是消費的階級，而上流中流階級的女性，更是消費階級中的消費者。她們喜虛榮，思享樂。她們未覺醒的，不消說正在做「小鳥」做「栗鼠」，覺醒的呢，也和覺醒後的娜拉一樣，向那裏走，還成爲一個問題，還是一個費人猜度的謎。

隨 筆
上流中流階級的女性，物質的地位無論怎樣優越，其人格的地位實遠遜於下層階級的女性，而其生活亦實在慘淡。她們常被文學家攝入作品裏作爲文學的悲慘題材。娜拉不必說了，此外如莫泊桑的一生如佛羅倍爾的波華荔夫人，如托爾斯太的安娜卡列尼那等都是

26
。莫泊桑在一生所描寫的是一個因了愚蠢獸欲的丈夫虛度了一生的女性，佛羅倍爾的波華荔夫人與托爾斯太的安娜卡列尼那，其女主人公都是因追逐不義的享樂的戀愛而陷入自殺的末路。她們的自殺，不是壯烈的爲情而死的自殺，只是一種慚愧懺悔的做人不來了自

殺。前者固不能戀愛，後二者的戀愛，也不是有底力的光明可貴的戀愛。只是一種以官能的享樂爲目的的奸通而已。而她們都是安居於生活無憂的境遇裏的女性。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對我所佩服的戀愛男女。就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我不佩服他們別的，佩服他們的能以貴族出身而開酒店，男的著犢鼻褌，女的當釭。（雖然有人解釋，他們的行爲，是想騙女家的錢。）我相信，男女要有這樣刻苦的決心，然後可談戀愛，特別地在女性。女性要在戀愛上有自由，有保障，非用了勞動去換不可。未入戀愛未結婚的女性，因了有勞動能力，才可以排除種種生活上的荊棘踏入戀愛的途程，已有了戀愛對手的女性，也因了有勞動的能力，作現在或將來的保證。有了勞動自活的能力，然後對己可有真正戀愛不是賣淫的自信。

我所謂勞動者，並非定要像「晚鐘」中的耕作或文君的當釭。凡是有益於社會的工作，不論是勞心的勞力的都可以。家政育兒當然也在其內。在這裏所當連帶考察的就是婦女職業問題了。

婦女的職業，其成爲問題，實在機械工業勃興家庭工業破壞以後。工業革命以來，下層階級的農家婦女或可仍有工作，至於中流以上的婦女，除了從來的家庭雜務以外，已無可做的工作。家庭雜務原是少不來的工作，尤其是育兒，在女性應該自詡的神聖的工作，可是家庭瑣務是不生產的，因此在經濟上，女性在兩性間的正當的分業不被男性所承認，女性僅被認爲男性的附贅物，女性亦不得不以附贅物自居，積久遂在精神上養成了依賴的習性，在境遇上落到屈辱的地位。

隨 要想從這種屈辱解放，近代思想家會指出絕端相反的兩條路：一是教女性直接去從事筆 家事育兒以外的勞動，與男性作經濟對抗；一是教女性自信家事育兒的神聖，高唱母性，使男性及社會在經濟以外承認女性的價值。主張前者的是紀爾曼夫人，主張後者的是托爾斯太與愛倫凱。

27 這兩條絕端相反的道路，教女性走那一條呢？真理往往在兩極端之中，能兩者調和而不衝突，不消說是理想的了。近代職業有着破壞家庭的性質，無可諱言，但因了職業的種

類與制度的改善，也未始不可補救於萬一。婦女職業的範圍，應該從種種方向擴大，而關於婦女職業的制度，尤須大大地改善。因為，職業的妨害母性，其故實由於職業不適於女性，並非女性不適於職業。現代的職業制度實在太壞。男性尙且有許多地方不能忍受，何況女性呢？現今文明各國已有分娩前後若干週的休工的法令和日間幼兒依托所等的設施了。甚望能以此爲起點，逐漸改善。

在都市中每於清晨及黃昏見到成了羣提了食筐上工場去的職業婦女，我不禁要爲之一蹙額，記起托爾斯太的歎息過的話來。但見到那正午才梳洗下午出外又麻雀的太太或姨太太們，見到那向戀人請求補助學費的女學生們，或是見到那被丈夫遺棄了就走頭無路的婦人們，更覺得憤慨，轉暗暗地替職業婦女叫勝利，替職業婦女祝福了。

體力勞動也好，心力勞動也好，家事勞動也好，在與母性無衝突的家外勞動也好。「不勞動者不得食，」原是男女應該共守的原則，我對於女性，敢再妄補一句：「不勞動者不得愛！」

美國女作家阿利符修拉伊娜在其所著的書裏有這樣的一章：

我曾見到一個睡着的女性，人生到了她的枕旁，兩手各執着贈物。一手所執的是「愛」一手所執的是「自由。」叫女性自擇那一種。她想了許多時候，選了「自由。」於是人生說：「很好，你擇了『自由』了。如果你說要取『愛』，那我就把『愛』給了你立刻走開永久不來了。可是，你卻選了『自由』，所以我還要重來的時候，要把兩種贈物一齊帶給你哩！」我聽見她在睡中笑。

筆 屋 隨 平

要愛，須先獲得自由。女性在奴隸的境遇之中，決無真愛可言。這原則原可從種種方面考察，不但物質的生活如此。女性要在物質的生活上脫去奴隸的境遇，獲得自由，勞動實是唯一的手段。

29

愛與勞動的一致融合，真是希望的。界女都應以此為理想，這裏只側重於女性罷了。我希望有這麼一天：女性能物質地不作男性的奴隸，在兩性的愛上，剷盡那寄食的不良分子，實現出男女協同的生產與文化。

對了「晚鐘」，忽然聯想到這種種。「晚鐘」作於一八五九年。去今已快七十年了。近代勞動情形，大異從前，米萊又是一個農民畫家，偏寫當時鄉村生活的，要叫現今男女都作「晚鐘」的畫中人，原是不能夠的事。但當作愛與勞動融合一致的象徵，是可以千古不朽的。

誤用的並存和折中

從小讀過中庸的中國人，有一種傳統思想和習慣，凡遇正反對的東西，都把他並存起來，或折中起來，意味的有無是不管的。這種怪異的情形，無論何時何地，都可隨在發見。

已經有警察了，敲更的更夫，依舊在城市存在，地保也仍在各鄉鎮存在。已經裝了電燈了，廳堂中同時還掛着錫製的「滿堂紅。」劇場已用布景，排着布景的桌椅了，演劇的還坐在布景的椅子以外的椅子。已經用白話文了，有的學校，同時還教着古文。已經改了

陽歷了，陰歷還在那隻被人沿用。已經國體共和了，皇帝還依然住在北京，……這就是所謂並存。

如果能「並行而不悖」，原也不妨。但上面這樣的並存，其實都是悖的。中國人在這裏，有一個很好的方法，來掩飾其悖。使人看了好像是不悖的。這方法是甚麼？就是「巧立名目。」

屋 有了警察以後，地保就改名「鄉警」了，行了陽曆以後，陰曆就名叫「夏正」了。改編新軍以後，舊式的防營叫做「警備隊」了，明明是一妻一妾，也可以用什麼叫做「兩頭筆」的名目來並存，這種事例，舉不勝舉，實在滑稽萬分。現在的督軍制度，不就是以前的駐防嗎？總統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嗎？都不是在那裏借了巧立的名目，來與「民國」並存的嗎？以彼例此，我們實在不能不懷疑了！

31. 至於折中的現象，也到處都是，醫生用一味冷藥，必須再用一味熱藥來防止太冷，髮辮翦去了，有許多人還把辮子底根盤留着。以為全體翦去也不好。除少數的都會的婦女外

，鄉間做母親的，有許多還用了「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態度，替女兒纏成不大不小的中脚。「某人的話是對的，不過太新了，」「不新不舊」，也和「不豐不儉」，「不亢不卑」……一樣，是一般人們底理想！「於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無可恕，情有可原，」……這是中國式的公文格調！「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這是中國人底信仰態度！

這折中的辦法，是中國人的長技，凡是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人底手裏，就都要受一番折中的處分。折中了外來的佛教思想和中國固有的思想，出了許多的「禪儒」，幾次被他族征服了，卻幾次都能用折中的方法，把他族和自己的種族弄成一樣；這都是歷史上中國人底奇蹟！

「中西」兩個字，觸目皆是：有「中西藥房」，有「中西旅館」，有「中西大菜」，有「中西醫士」，還有中西合璧的家屋，不中不西的曼陀派的仕女畫！

討價一千，還價五百。再不成的時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數來折中，這不但賣買上

如此，到處可用爲公式。甚麼「妥協」，甚麼「調停」，都是折中的別名。中國真不愧爲「中」國哩！

在這並存和折中主義跋扈的中國，是難有澈底的改革，長足的進步的希望。變法幾十年了，成效在那裏？革命以前與革命以後，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辮髮，把一面黃旗換了五色旗以外，有什麼大分別？遷就復遷就，調停復調停，新的不成，舊的不成，即使再經過多少的年月，恐怕也不能顯著地改易這老大國家底面目！

隨屋平筆，來振起這祖先傳來的宿疾！我們要拜託國內軍閥：「你們如果是要作孽的，務須快作；務須作得再厲害一點！你們如果是卑怯的，務須再卑怯一點！」我們要懇求國內的政客：「你們底政治（？），應該極端才好！要制憲嗎？索性制憲！要聯省自治嗎？索性聯省自治！要復辟嗎？復辟也可以！要賣國嗎？爽爽快快地賣國就是了！」我們希望我國軍閥中有拿破崙那樣的人，我們希望我國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樣的人。辛亥式的革命，袁世凱

式的帝制，張勳式的復辟，南北式的戰爭，和忽而國民大會，忽而人民制憲，忽而聯省自治等類不死不活不痛不癢的方子。愈使中華民國底毛病，陷入慢性。我們對於最近的奉直戰爭，原希望有一面倒滅的，不料結果仍是一個並存的局面，仍是一個折中的轍覆！

社會一般的心裏，都認執拗不化的人爲癡呆，以模稜兩可，不爲已甚的人爲聰明。中國人實在比一切別國的人來得聰明！同是聖人，中國底孔子，比印度棄國出家的釋迦聰明得多；比猶太底爲門徒所賣身受磔刑的耶穌也聰明得多哩！關於現在，國民比聰明的孔子更聰明了！

我希望中國有癡呆的人出現！沒有釋迦耶穌等類的太癡呆，也可以；至少像托爾斯泰，易卜生等類的小癡呆是要幾個的！現在把癡呆底易卜生底呆話，來介紹給聰明的同胞們吧！

「不完全，則甯無！」

知識階級的運命

近來階級意識猛然抬頭，有種種的階級的名稱，其中一種叫做知識階級。

知識階級是甚麼？如果依照了唯物的社會主義論者的口吻來說，世間只有「勃爾喬」與「普洛列太里亞」兩種階級，別沒有甚麼可謂知識階級了的。我國古來分人爲四種，「士農工商」，知識階級，似乎就是古來的所謂士，但古來的士，人數不多，向未成爲一階級，並且，古代封建制度倒壞已久，現在要想依照士的地位來生活，斷不可能。任憑你討老

婆用『士婚禮』，父母死了用『士喪禮』，父親根本不是大夫，你也沒有世祿，將如何呢？

知識階級的正體，實近於幽靈，難以捉摸。說他是無產者呢，其中卻有每小時十元出入汽車的大學教授，展覽會中一幅油畫要售數千金（雖然大家買不起，從無銷路）的畫家，出洋回國掛博士招牌的學者。說他是資本家呢，其中又有月薪十元不足的小學教師，被

人奴畜的公署書記，每幾字售一個銅板的文丐。知識階級之中，實有表層中層與底層之別，同一教育者，大學教授（野雞大學當然不在其內）是上層，小學教師是下層，同一文人，月收版稅數千元或數百元的是上層，每千字售二三元的是下層，上層的近於資本家或正是資本家，下層的近於無產階級或正是無產階級。

就廣義言，不管上層與下層都可謂之知識階級，就狹義言，所謂知識階級者實僅指下層的近於無產階級或正是無產階級的人們。因為在上層的人數不多，並不足形成一階級的。

為劃清範圍計，姑且下一個知識階級的定義如下。

所謂知識階級者，是曾受相當教育，較一般俗人有學識趣味與一藝之長的人們，學校教員，牧師，畫家，醫師，新聞記者，公署職員，文士，工場技師，都是這類的人物，現在中學以上的學生，就是其候補者。

筆 隨 屋 平

「儒冠誤人」，知識階級的失意，原是古已有之的事。可是古來知識階級究曾有過優越的地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太遠的事且不談，二十年以前，秀才到法庭，就無須下跪，可以不打屁股的。光緒中葉，「洋務」大興，科舉初廢，替以學堂，略諳ABC D粗知加減乘除，就可睥睨一世自詡不凡，羣衆視留學生如神人，速成科出身的留學生，升官發財，爬上資本家的地位者儘多。當時知識階級（其實有許多是無知階級）的被優遇，真是千載一時的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於是學校漸以林立，做父兄的不惜負了債賣了產令子弟求學，預備收一本萬利之效，做子弟的亦鄙農工商而不爲，鯽魚也似地奔向中學或大學去，官立學校容不下了，遂有許多教育商人出來開設許多商店式的中學或大學，三年以前，只上海一區，就有大學三十八所，每逢星期，路上觸目可見到著皮鞋洋服掛自來水筆的學生。懿歎盛矣！

但世間好事是無常的，知識階級的所以受歡迎，實由於數目的稀少，金剛石原是貴重的東西，如果隨處隨時產出，就要不值世入一顧了。全國教育誠不能算已發達，中等以上

的畢業生，年年產數當不在少數，單就上海一隅說，專門或大學畢業生可得幾千。全國合計，應有幾萬吧。這每年幾萬的知識階級，他們到那裏去呢？有錢有勢的不消說會出洋，出洋最初是到日本，十五年前流行是到美國，現在則一致赴法蘭西了。出洋諸君一切問題尚在成了博士回國以後，暫且擱在一邊，當面所要考察的是無力鍍金，留在本國的諸君的問題。

不論是習農的習商的習工的或是習甚麼的，在中國現今，知識階級的出路，只有兩條康莊大道，一是從政，一是教書。不信，但看事實！中國已有不少的農科畢業生了。試問全國有若干區的農場？已有不少的工科畢業生了，試問够得上近代工業的工廠有幾處？至於商業，原是中國人素所自豪的行業，但試問公司銀行中店員，是經理股東的親戚本家多呢，還是商科畢業生多？於是乎，知識階級的諸君，只好從政與教書了。從政比較者有手腕，教書比較要有實力，那末無手腕無實力的諸君怎樣呢？

友人子愷的漫畫集中曾有一幅叫做畢業後的，畫着一西裝少年叉手枯坐，壁間懸着大

學畢業證書。這雖是近於刻毒的諷刺，但實際上這樣畫中人恐到處皆是吧。

民十三年上海郵局招考郵務員四十人，應試者逾四千人，我有一個朋友曾畢業於日本東京高師英語部的，亦然去與試，取錄是取錄了，還須候補。這位朋友未及補缺，已於去年死了。去年之秋，上海某國立大學招考書記七人，而應試者至百六七十人之多，我曾從做該校教授的朋友某君處看到他們的試卷與相片履歷，文章的過得去不消說，字體的工整，相貌的漂亮，都不愧為知識階級，其履歷有曾從法政專門畢業做過書記官的，有曾在某大學畢業的，有曾在師範學校畢業做過若干年的小學教師的，我那時不禁要歎惋了說：「斯文掃地盡矣！」

三

找不着飯碗的知識階級，其沈淪當然可憫，那末現有着位置的知識階級，其狀況可以樂觀了嗎？決不，決不！

39 先試就了現在知識階級的出路從政與教書來說吧。除了法政學校，學校概無做官的科

目，知識階級的從政，原是牛頭不對馬嘴，飢不擇食的事。大官當然是無望的，有奧援而最漂亮的够得上祕書或科長，其餘的幸而八行書有效，也只好屈就為私員或僱員之類。姑不論「等因」准此」工作的無趣味，政潮一動，飯碗亦隨而動搖，年前各軍政機關的政治部被解散時，幾百幾千的掛斜皮帶的無槍階級的青年，立時風流雲散，弄得不湊巧，有的還有枉受嫌疑，不能保其首領哩！教書比較地工作苦些，地位似也應安穩些，但實際，教育隨政潮而變動，結果這裏一年，那裏半年，也會使你像孔子地「席不暇暖」，還有欠薪咧，風潮咧等類的麻煩。其他，如新聞記者，如書肆編輯，表面上雖都是難得的差強人意的職業，實際卻極無聊。百元左右的薪水，已算了不得，在都會生活中要養活一家很是拮据，結果書肆和報館也許大賺了錢，而記者編輯先生們卻只會一日一日地貧窮下去。

現在中國知識階級的狀況，真的慘澹，實業的不發達，政治的不安，結果各業凋敝，而首當其衝的，就是那附隨各業靠月薪過活的知識階級，無職的謀職難，未結婚的求偶難，有子女的子女教育經費難，替子女謀職業難，難啊難啊，難矣哉，知識階級的人們！

四

凡是一階級，必有一階級的階級意識，知識階級的階級意識是甚麼？這是值得考察的。

有一次，我去赴朋友的招宴，那朋友是研究藝術的，同座有一位他的親戚新由投機事業發財的商人。席間那朋友與商人有一段對話，

平屋
「你發了財了，預備怎麼樣？」

隨筆
「我恨得無錢苦，預備從此也享些福」

「有了錢就可享福了嗎？」

「那自然，可以住好的，著好的，吃好的，要字畫，要古董，都可立刻辦到。你前次不是歎吳昌碩畫好，可惜買不起嗎？」

「我勸你別妄想享福，還是專門去弄錢吧。」

41
「爲甚麼我不能享福？」

「享福不是容易的事，譬如住，你大概所希望的只是七間三進的大廈吧，那種大廈並不一定好看的。」

「那我會請工程師打樣，還要布置一個好的花園哩！」

「工程師所打的樣子，究竟好不好，你要判別也不容易，即使那樣子在建築藝術上本是好的，也得有賞鑑能力的才會賞鑑。你方才說起吳昌碩的畫，有錢的原可化幾十塊錢買一幅掛在屋子裏，但在無賞鑑能力的人，無從知道他的妙處好處，只知道值幾十塊錢而已。那豈不是只要在壁上糊幾張鈔票就好了嗎？」

那朋友這番話說得那新發財的商人俯首無言，我在旁聽了暗暗稱快，爲之浮一大白。同時並想到這就是知識階級共通的階級意識。

「長揖傲公卿」「彼以其富貴，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其義。知識階級的睥睨富貴，自古已然，這血統直流到現在毫無改變。今日的知識階級一方面因自己尙未入無產階級，對於體力勞動者有着優越感，一方面又因了自己知識教養與資本家挑戰。「守財奴

「，「俗物」是知識階級用以攻擊資本家的標語，「窮措大」「寒酸，」是資本家用以還攻的標語。

五

這「金力」與「知力」的抗爭，究竟孰勝孰負呢？在從前，原是勝負互見，而大眾的同情卻都注意於知力的一方。往昔的傳說小說戲劇中，以這抗爭作了題材而把勝利歸諸知力，把金力詛咒者很多。名作如桃花扇，通俗本如珍珠塔都會把萬斛的同情注於知識階級的。

筆 隨 屢 平

可是現在怎樣？

現在是黃金萬能的時代了。黃金原是自古高貴的東西，不過，在從前物質文明未發達時，生活上的等差不如現今之甚，有錄的住樓房，無錢的住草舍，有錢的夏天有字畫的紙扇，無錢的搖蒲扇，一樣有住，一樣得涼，雖相差而不甚遠，所以窮人還有窮標可發。現在是，有錢的住高大洋房，無錢的晒水門汀了，有錢的坐汽車兜風，房子裏裝冷氣管，無

錢的汗流浹背地拉黃包車，連搖蒲扇的餘暇都沒有了。有錢者如彼，無錢者如此，見了錢怎不低頭呢！知識階級雖無錢，但尙未墮入無產的體力勞動者隊裏去，一方恐失足爲體力勞動者，一方又妄思藉了甚麼機會，一躍而爲準資本家，於是轉輾爭扎，不得不終年在苦悶之中。他們要顧體面，要保持威嚴，體力不如勞動者，職業又不如勞動者的易得，真是進退維谷的可憐的動物。

因此，知力對金力的爭抗，陣容不得不改變了。所謂「士氣」，已逐漸消失，我那朋友對那新發財的商人的態度，原是知識階級以知力屈服金力的千古祕傳，可是在現在竟只是無謂的豪語而已。畫家的畫，無論怎樣名貴，有購買力的是富人，文學者的作品如不適合社會一般心理，雖傑作亦徒然。所以，在現在，一切知識階級都已屈服於金力之下，一字不識的軍閥，可以使人執筆打四六文的電報，胸無半點丘壑的俗物，可以令人佈置幽勝的亭園，文士與亭園意匠師，同時亦不得不殉了「金力」的要求，昧了良心把其主張和藝術觀改換面目。

現在的理想人物，不是名流，不是學者，是富人。官僚的被尊敬，並不因其是官僚，實因其是未來的富人。知識階級的上層的所謂博士之類，其所以受社會崇拜，並不因其學問淵博，實因其本是富人（窮人是斷不會成博士的）或將來有成富人的希望。如果叫桃花扇珍珠塔等的作者在現在，再寫起作品來，恐亦不會抹殺了事實，作一想情願的老格套，把美麗的女主人公嫁給名流或窮措大了。不信，但見當世漂亮的小姐們的趨向！

六

知識階級的地位已墮落至此，他們將何以自救呢？他們曾「武裝起來」了嗎？他們的武器是甚麼？

他們不如資本家的有金力，又不如勞動者的有暴力，他們的武器有二，一是筆，一是口。他們的戰略，只是宣傳。「處士橫議，」孟子也曾畏懼他們的戰略，秦始皇至於用了全力來對付他們，似乎很是可怕的東西。但當時之所謂士者，性質單純，不如現今知識階級分子的複雜，當時的金力也不如今日之有威嚴，今日的知識階級，欲其作一致的宣傳，

是不可能的，一方貼標語呼口號要打倒誰，一方卻在反對地貼標語呼口號要擁護誰，正負相消，結果雖不等於零，效用也就無幾。並且，知識階級無論替任何階級宣傳，個人也許得一時的好處，對於其階級本身，往往不但無益而且有損的。例如五四以後，知識階級替勞動者宣傳，所謂「勞動運動」者就是。但其實，那不是「勞動運動」，是「運動勞動」，如果有一日勞動者真覺醒了，真正的「勞動運動」實現以後，知識階級的地位怎樣？不消說是愈不堪的。我並不勸人別作勞動運動，利害自利害，事實自事實，無法諱飾的。左傾的宣傳得不到好處，那末作右傾的宣傳如何？知識階級已成了金力的奴隸，再作右傾的宣傳，金力的暴威將愈咄咄逼來，當然更是不利於其階級本身的了。

知識階級有其階級意識。確是一個階級，而其戰鬥力的薄弱，實是可驚。他們上層的大概右傾，下層的大概左傾，右傾的不必說，左傾的也無實力。他們決不能與任何階級反抗，只好獻媚於別階級，把秋波向左送或向右送，以苟延其殘喘而已。他們要待其子或孫，墮入體力勞動者時才脫離這境界，但到那時，他們的階級，也已不存在了。

七

如果有人問知識階級何以有此厄運？我回答說：這是他們的運命！不但中國如此，全世界都如此。法學士的充當警察，是日本所常有的。

友人章克標君新近以其所譯莫泊桑的水上見贈，其中有一處描寫律師或公署的書記的平苦況的（頁一二一——一二二）。摘錄數節於下。

「啊！自由！自由！唯一的幸福，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夢幻，在一切可憐的存在中，隨在一切種類的個人中，在一切階級的勞工中，在爲了每日的生活而惡戰苦鬪的人們之中，這一類人是最可嘆了，是最受不到天惠的了。」

「……………」

「他們下過學問上的工夫，他們也懂得些法律，他們也許保有學士的頭銜，

「我曾經怎樣地切愛過 Jules Valles 的奉獻之詞：

「獻呈給一切受了拉丁希臘的教養而餓死的人。」

「曉得那些可憐的人們的收入麼？每年八百乃至一千五百法郎！

「陰暗的辯護士辦公室的傭人，廣大的公署中的雇員，啊，你們每朝不得不在那可怕的牢獄之門上，讀但丁（Dante）的名句：

「『捨去一切的希望，你們，進來的人啊！』

「第一次進這門的時候，祇有二十歲，留在這裏，等到六十歲或在以上，這長期間的生活，毫無一點變動，全生涯始終一樣，在一隻堆滿綠色紙夾的桌子，昏暗的桌子邊過去了。他們進來是在前程遠大的青年時代。出去的時候，老到近於要死了。我們一生中所造作的一切，追憶的材料，意外的事件，歡喜或悲哀的戀愛，冒險的旅行，一切自由生涯中所遭際的，這一類囚人都不知道的。」

這雖是描寫書記的，但對於大部分的知識階級，如學校教師，如新聞記者，如書肆編輯，如官署僚友等，不是都可照樣移贈了嗎？

現在或未來的知識階級諸君啊，珍重！

「子愷漫畫」序

新近因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時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幾日，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披剃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不消說，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平屋隨筆
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預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為江浙開戰，交通有阻，就在寧波暫止，掛搭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雲水堂中住着四五十個遊方僧。鋪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甯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裏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我說。

「很好！臭虫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待我非常客氣呢！」

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在此地掛搭怎樣舒服等等的話。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忻然答應。

行李很是簡單，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己打開鋪蓋，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床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

「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我忍不住了。

「那裏！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

他是過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強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裏所有的原只是些萊菔白菜之類，可是在他卻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裏，鄭重地用筷夾起一塊萊菔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平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

平屋隨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鹹得非常的，我說

「這太鹹了！」

「好！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喫，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能的話。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罷。」

「不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說出木屐二字時，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我總還有些不安。他又說：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也就無法反對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搭好，粉破的席子

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甚麼都有味，甚麼都了不得。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我當見他喫萊菔白菜時那種愉悅了甯的光景，我想：萊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的了。對於一切事物，不爲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爲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裏，也不限在畫裏，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爲詩人畫家，仍是俗物。

與和尚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囹圄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喫飯着衣，何

會嘗到過真的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慨然！

正慨然間，子愷來要我序他的漫畫集。記得：子愷的畫這類畫，實由於我的慫恿。在這三年中，子愷實畫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過數十分之一。其中含有兩種性質，一是寫古詩詞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古詩詞名句，原是古人觀照的結果，子愷不過再來用畫表出一次，至於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部分，全是子愷自己觀照的表現。前者是翻譯，後者是創作了。畫的好歹且不談，子愷年少於我，對於生活，有這樣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較，不能不羨子愷是幸福者！

子愷爲和尚未出家時畫弟子，我序子愷畫集，恰因當前所感，並述及了和尚的近事，這是甚麼不可思議的緣啊！南無阿彌陀佛！

我的中學生時代

中學校時代，在年齡上是指十三四歲至十八九歲的一段。我今年四十六歲，我的中學校時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正是由科舉過渡到學校的當兒，學校未興，私塾是唯一的學校。我自幼也從塾師讀經書，學八股，考秀才，後來且考舉人。及科舉全廢的前兩三年，然後改進學校，可是卻未曾在甚麼學校裏畢過業，未曾得過卒業文憑。

我上代是經商的，父親却是個秀才。在十歲以前，祖父的事業未倒，家境很不壞，兄弟五人中據說我在八字上可以讀書，於是祖父與父親都期望我將來中舉人點翰林，光大門楣，不預備叫我去學生意。在我家坐館的先生也另眼相看，我所讀的功課是和我的兄弟們不同的。他們讀畢四書，就讀些幼學瓊林和尺牘書類，而我卻非讀左傳詩經禮記等等不可。他們不必做八股文，而我却非做八股文不可。因為我是要預備將來做讀書人的。

十六歲那年我考得了秀才，以後不久，八股即廢，改「以策論取士。」八股在戊戌政

平 屋 隨 筆

變時曾廢過，不數月即恢復，至是時乃真廢了。這改革使全國的讀書人大起恐慌，當時的讀書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喫飯的，他們平日朝夕所讀的是八股，案頭所列的是闡墨或試帖詩，經史向不研究，「時務」更所茫然。我雖八股的積習未深，不會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從師，也無師可從，只是把大題文府等類擱起，換些東萊博議讀通鑑論古文觀止之類的東西來讀，把白摺紙廢去，臨摹碑帖，再把當時唯一的算術書筆算數學買來自修而已。

那時我家裏的境况已大不如從前了。最初是祖父的事業失敗，不久祖父即去世。父親是少爺出身，舒服慣了的。兄弟們爲家境所迫，都託親友介紹，提早作商店學徒去了。五間三進的寬大而貧乏的家裏，除了母親和一個嫂子，就剩了父子兩個老小秀才。父親的書箱裏，八股文以外，有一部史記，一部前後漢書，一部韓昌黎集，一部唐詩三百首，一部通鑑綱目，一部文選，一部聊齋志異，一部紅樓夢，一部西廂記，一部經策通纂，一部皇清經解，還有幾種唐人的碑帖，與桐蔭論畫等論書畫的東西。父子把這些書作長日消遣，父親愛寫字，種花，整潔居室，室裏乾淨清靜得如庵院一般。這樣地過了約莫一年。

親戚中從上海回來的，都來勸讀外國書（即現在的所謂進學校）。當時內地無學校，要讀外國書只有到上海，據說：上海最有名的是梵王渡（即現在的聖約翰大學），如果在那裏畢業，包定有飯喫。父母也覺得科舉快將全廢，長此下去究不是事，於是就叫我到上海去讀外國書。當時讀外國書的地方也並不多。外國人立的只有梵王渡震旦與中西書院，中國人立的只有南洋公學。我是去讀外國書的，當然要進外國人的學校。震旦是讀法文的，梵皇渡據說程度較高，要讀過幾年英文的才能進去，中西書院（即現在東吳大學的前身）入學比較容易些。我於是就進中西書院。

那時生活程度還很低，可是學費却已並不便宜，中西書院每半年記得要繳費四十八元。家中境况已甚拮据，我的第一次半年的學費，還是母親把首飾變賣了給我的。我與便友同伴到了上海，由大哥送我入中西書院。那時我年十七。

中西書院分爲六年（~）畢業，初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此外還有特科若干年。我當然進初等科，那時功課不限定年級，是依學生的程度定的。英文是甲班的，算學如果有

些根柢就可入乙班，國文好的可以入丙班。我英文初讀，入甲班，最初讀的是華英初階，算學乙班，讀筆算數學，國文，甲班。其餘各科也參差不齊，記不清楚了。各種學科中，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國文，上課與否可以隨便，最注重的是英文。時間表很簡單，每日上午全讀英文，下午第一時板定是算學，其餘各科則配搭在數學以後。監院（即校長）是美國人潘慎文，教習有史拜言謝鴻賓等。同學一百多人，大多數是包車接送的富者之子，間有貧寒子弟，則係基督教徒，受有教會補助，讀書不用化錢的。我的同學中，很有許多現今知名之士，記得名律師丁榕，經濟大家馬寅初，都是我的先輩的同學。

隨筆
中西書院禁森嚴，除通學生外，非得保證人來信不能出大門一步，並且星期日不能告假（因為要做禮拜），情形幾等於現在的舊式女學校。告假限在星期六下午。我的保證人是我的大哥，他在商店做事，每月只來帶我出去一次，有時他自己有事，也就不來領我。我在那裏幾乎等於籠鳥，尤其是禮拜日逃不掉做禮拜覺得很苦。

57
禮拜真真多極。每日上課前要做禮拜，星期三晚上要做禮拜，星期日早晨要做禮拜，

晚上又要做禮拜，每次禮拜有舍監來各房間查察，非去不可。每日早晨的禮拜約須三十分鐘。其餘的都要費一小時以上，唱讚美歌，禱告，講經，厭倦非凡。這種麻煩，如果叫現今每週只做一次紀念週猶嫌費事的學生諸君去嘗，不知能否忍耐呢。

讀了一學期，學費無法繼續，於是只好仍舊在家裏，用華英進階華英字典（這是中國第一部英文字典，商務出版）代數備旨等書自修。另外再作些策論四書義，請邑中的老先生評閱。秋間再去考鄉試。舉人當然無望，却從臨時書肆（當時平日書店很少，一至考試時，試院附近臨時書店如林）買了嚴譯原富天演論等書回來，莫名其妙地翻閱。又因排滿之呼聲已起，我也向朋友那裏借了新民叢報等來看，由是對於明末清初的故事與文章很有興味，明季稗史，明夷待訪錄，吳梅村集虞初新志等書都是我所耽讀的。

十八歲那年，因了一位朋友的勸告，同到紹興府學堂（即現在浙江第五中學的前身）入學。在那一二年中內地學堂已成立了不少，當時辦學概依奏定學堂章程，學制很劃一。縣有縣學堂，性質為現在的高小程度，府學堂則相當於現在的中學，省學堂相當於大學預

科，京師大學堂即現在的所謂大學了。學堂的成立，並無一定順序，我們紹屬，是先有中
學，後有小學的。府學堂學費不收，宿費更不須出，飯費只每月二元光景，並且學校由書
院改設，書院制尙未全除，月考成績若優，還有一元乃至幾毛錢的「膏火」可得（膏火是
書院時代的獎金名稱，意思是燈油費。）讀書不但可以不化錢，而且弄得好還有零用可獲
得的。

屋 府學堂的科目記得爲倫理，經學，國文，英文，史學，輿地，算學，格致（即現在的
隨 理化博物），體操，測繪（用器畫與地圖），功課亦依程度編級，一如中西書院的辦法。
筆 我因英文已有每日三點鐘半年及在家目修的成績，居然大出風頭，被排在程度頂高的一級
裏，算學與國文的班次也不低。同學之中年齡老大的很多，班級皆低於我，我於是頗受師
友的青眼。

59 國文是一位王先生教的，選讀皇朝經世文編，作文題是「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
爲己任」「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類。經學是徐先生（即刺恩銘的徐烈士）擔任的，他叫

我們讀公羊傳，上課時大發揮其微言大義。測繪也由這位徐先生擔任。體操教師是一位日本人。他不會講中國話，口令是用日本語的，故於最初就由他教我們幾句體操用的日本語。如「立正」，「向前」之類。倫理教師最奇特，他姓朱，是紹興有名的理學家，有長長的鬚髯，走路踱方步，寫字仿朱子。他教我們學「灑掃應對」，「居敬存誠」，還教我舞佾，拿了鷄尾似的勞什子作種種把戲。據他的主張，上課時書應端執在右手，不應挾在腋下，上班退班，都須依照長幼之序「魚貫而行」，不應作鳥獸散，見先生須作揖，表示敬意。我們雖不以爲然，但却不去加以攻擊，只以老古董相待罷了。

當時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滿着蓬勃的朝氣，似乎都對於中國懷着相當的期待，不像現在的消沈幻滅。庚子事件經過不久，又當日俄戰爭，風雲惡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惡歸諸滿人，以爲只要滿人推倒，國事就有希望了。新民叢報，浙江潮等雜誌大受青年界的歡迎，報紙上的社論也大被注意閱讀。那時戀愛尙未成爲青年間的問題，出路的關心也不如現在的急切（因爲讀書人本來不大講究出路），三四朋友聚談，動輒就把話題移到革命上去，

而所謂革命者，內容就只是排滿，並沒有現在的複雜。見了留學生從日本回來，沒有辮子而恨不得也去留學，可以把辮子剪去（當時普通人是不能許剪辮子的。）見了花翎顏色頂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惡，以爲這是奴隸的裝束。盧梭，羅蘭夫人，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叢報的介紹，在我們的心胸裏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羅蘭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搖筆即來的文章的套語了。

屋 隨 筆
我在這樣的空氣中過了半年中學生活，第二學期又輟學了。這次的輟學，並非由於拿不出學費，乃是爲了要代替父親坐館。原來，父親在一年來已在家授徒了，一則因鄰近有許多小孩要請人教書，二則父親嫌家裏房屋太大，住了太寂寞，於是就在家裏設起書塾來。

來讀的是幾個族裏與鄰家的小孩。中途忽然有一位朋友要找父親去替他幫忙，爲了友誼與家計，都非去不可。書館是不能中途解散的，家裏又無男子，很不放心，於是就叫我輟學代庖。功課當然是我所教得來的。學生不多，時間很有餘暇，於是一壁教書，一壁仍行自修。家裏人頗思叫我永繼父職，就長此教書下去，本鄉小學校新立，也邀我去充教習，

但我總覺得於心不甘。

恰好有一個親戚的長輩從日本留學法政回來，說日本如何如何地好，求學如何如何地便利。我對於日本留學夢想已久了，聽了他的話，心乃愈動，父母並不大反對，只是經費無着，乃遍訪親友借貸，很費力地集了五百元，冒險赴日。

當時赴日留學，幾成爲一種風氣，東京有一個宏文學院，就是專爲中國留學生辦的，普通科二年畢業，除教日語外，兼教中學課程。凡想進專門以上的學校的，大概都在那裏預備。我因學費不足兩年的用度，乃於最初數月請一日本人專教日文。中途插入宏文學院普通科去，總算我的自修有效，英算各科居然尙能銜接趕上。在那裏將畢業的前二三月，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招考了，我不待畢業就去跨考，結果倖而被錄。當時規定，入了官立專門學校，就有官費的。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辦，我入高工後快將一年，猶領不到官費，家中爲我已負債不少，結果乃又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國，謀職糊口。我的中學時代就此結束了。那時我年二十一歲。

總計我的中學時代，經過許多的周折，東補西湊，斷續不成片段。我爲了修得區區的中學課程，會經過不少的磨難，空費過長期的光陰。這種困苦的經驗，當時不但我個人有過，實可謂是一般的情形。現在的中學生，在這點上真是羨豔，真是幸福。

平 屋 隨 筆 光復雜憶

武漢起義以後，各省紛紛響應，大都「兵不血刃」，就轉了向了。我們浙江的改換五色旗，是十一月五日。那時我在杭州，事前曾有風聲，說就要發動。四日夜裏尙毫不覺得有甚麼，次晨起來，知道已光復了。撫臺已逃走。光復的痕跡，看得見的，只有撫臺衙門的焚燒的餘燼，牆上貼着的都督湯壽潛的告示，和警察袖上纏着的白布條。街上的光景和舊曆元旦很相像，商店大半把門閉着，行人稀少得很。

69
一時流行的是翦辮，青年們都成了和尚。因爲一向梳辮的緣故，爲髮的本來方向不同，剃去以後每人頭上有着白白的一圈，當時有一個名字，叫做奴隸圈。這時候最出風頭的

不消說是本來剪了髮的留學生了。一般青年都恨不得頭髮快長起，掠成「西髮」。老成拘謹些的人，不敢就剪辮，或剪去一截，變成鴨屁股式。鄉下農民最戀戀於辮髮，有一時，警察手中拿了剪刀，硬要替行人剪髮，結果鄉下人不敢上城市來了。有的把辮子盤起來藏在帽裏，可笑的事情不少。

當時尙未發明標語的宣傳法，大家只在日用文件上表示些新氣象。最初用黃帝紀元，第二年才稱民國元年。在文字的寫法上有好些變化，革命軍的「軍」大家都寫作「軍」，「民」字寫作「𠂔」，據說是革命軍與人民出了頭的意思，「國」字須寫作「𠂔」，據說是共和國以人民為主體的意思。這風氣直至民國四五年袁世凱要稱帝時還存着。朋友×君曾以「國」字爲謎底作一燈謎云：「有的說是民意，有的說是王心，不知這圈圈內是甚麼人。」國字舊略寫作「𠂔」，×君的燈謎，是暗射當時的時事的。

「現在是民國時代了，甚麼花樣都玩得出來！如果在前清是……」光復後不到幾年，常從頑固的老年人口中聽到這樣的歎息。記得在光復當時，人心是非常興奮的。一般人，

尤其是青年，都認中國的衰弱，罪在滿洲政府的腐敗，只要滿洲人一倒，就甚麼都有辦法，當辮子初剪去的時候，我們青年朋友間都互相策勵，存心做一個新國民，對時代抱着很大的希望。就我個人說，也許是年齡上的關係吧，當時的心情，比十六年歡迎黨軍蒞境似乎興奮其得多。宋教仁的被暗殺，記得是我幼稚素樸的心上第一次所感到的幻滅。

光復初年的雙十節，不像現在的冷淡，各地都有熱烈的慶祝。我在杭州曾參加過全城學界提燈會，提了「國慶紀念」的高燈，沿途去喊「中華民國萬歲！」自六時起至十一時才停腳，腳底走起了泡。這泡後來成了兩個繭，至今還在我的腳上。

緊張氣分的回憶

前後約二十年的中學教師生活中，回憶起來自己覺得最像教師生活的，要算在X省X校擔任舍監，和學生晨夕相共的七八年，尤其是最初的一二年。至於其餘只任教課或在幾校兼課的幾年，跑來跑去簡直鬆懈得近於幫閒。

我的最初擔任舍監是自告奮勇的，其時是民國元年。那時學校習慣把人員截然劃分爲教員與職員二種，教書的是教員，管事務的是職員，教員只管自己教書，管理學生被認爲職員的責任。飯廳鬧翻了，或是寄宿舍裏出了甚麼亂子了，做教員的即使看見了照例可「顧而之他」或袖手旁觀，把責任委諸職員身上，而所謂職員者又有在事務所的與在寄宿舍的之分，各不相關。舍監一職，待遇甚低，其地位力量易爲學生所輕視，狡黠的學生竟膽敢和舍監先生開玩笑，有時用粉筆在他的馬褂上偷偷地畫烏龜，或乘其不意把草圈套在他的瓜皮帽結子上。至於被學生趕跑，是不足爲奇的。舍監在當時是一個屈辱的位置，做舍監的怕學生，對學生要講感情，只要大家說「X先生和學生感情很好！」這就是漂亮的舍監。

有一次，X校舍監因爲受不過學生的氣，向校長辭職了。一時找不到相當的替人，我在X校教書，頗不滿於這種情形，遂向校長自薦，去兼充了這個屈辱的職位，這職位的月薪記得當時是三十元。

我有一個朋及在第X中學做教員，因在風潮中被學生打了一記耳光，辭職後就抑鬱病死了，我任舍監和這事的發生沒有多日。心情激昂得很，以為真正要作教育事業須不怕打，或者竟須拚死。所以就職之初，就抱定了硬幹的決心；非校長免職或自覺不能勝任時決不走，不怕挨打，凡事講合理與否，不講感情。

平 X校有學生四百多人，我在X校雖擔任功課有年，實際只教一二班，差不多有十分之七八是不相識的。其中年齡最大的和我相去只幾歲。當時輕視舍監已成了風氣，我新充舍監，最初曾受到種種的試煉。因為我是抱了不顧一切的決心去的，甚麼都不計較，凡事皆用坦率強硬的態度去對付，決不遷就。在飯廳中，如有學生遠遠地發出「噓噓」的鼓勵風潮的暗號，我就立在凳子上去注視發「噓噓」之聲的是誰？飯廳風潮要發動了，我就對學生說「你們試鬧吧，我不怕。看你們鬧出甚麼來。」人叢中有人喊「打」了，我就大胆地

回答說，「我不怕打，你來打吧。」學生無故請假外出，我必死不答應，甯願與之爭論至一二小時才止。每晨起床鈴一搖，我就到齋舍裏去視察，如有睡着未起者，一一叫起。夜

間在規定的自修時間內，如有人在喧擾，就去干涉制止，息燈以後見有私點洋燭者，立刻趕進去把洋燭沒收。我不記學生的過，有事不去告訴校長，只是自己用一張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應付。每日起得甚早，睡得甚遲，最初幾天向教務處取了全體學生的相片來，一疊疊地攤在案上，像打撲克或認方塊字似地一一翻動，以期認識學生的面貌名字及其年齡籍貫學歷等等。

我在那時，頗努力於自己的修養，讀教育的論著，翻宋元明的性理書類，又搜集了許多關於青年的研究的東西來讀。非星期日不出校門，除在教室授課的時間外，全部埋身於自己讀書與對付學生之中。自己儼然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而學生之間卻與我以各種各樣的綽號。當時我的綽號，據我所知道的，先後有「閻羅」「鬼王」「慧大」「木瓜」幾個，此外也許還有更不好聽的，可是我不知道了。

我的做舍監，原是預備去挨打與拚命的。結果卻並未遇到甚麼。一連做了七八年，到了後來，甚麼都很順手，差不多可以「無爲臥治」了。事隔多年，新就職時那種緊張的氣

分，至今回憶起來還能大概生心中復現。遇到老學生們，也常會大家談起當時的舊事來，相對共笑。

一個追憶

這是四五年前的事。

平屋隨筆

錢塘江心忽然漲起了一條長長的土埂，有三四里路闊，把江面劃分爲二。杭州西興之間，往來的人要擺兩次渡，先渡到土埂，再走三四里路，或坐三四里路的黃包車，到土埂盡頭，再上渡船到彼岸去。這情形繼續了大半年，據說是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奇觀。

69

不會忘記：那是廢曆九月十八的一天。我從白馬湖到上海來，因爲杭州方面有點事情，就不走甯波，打杭州轉。在曹娥到西興的長途中，有許多人談起錢塘江中的土埂；甚麼「世界兩樣了，西湖搬進了城裏，錢塘江有了兩條了」咧，「據說長毛以前，江裏也起過塊，不過沒有這樣長久，怪不得現在世界又不太平」咧。我已有許久不渡錢塘江了，只是

有趣味地聽着。

到西興江邊已下午四時光景，果然望見江心有土埂突出在那裏，還有許多行人和黃包車在跑動。下渡船後，忽然記得今天是九月十八，依照從前八月十八看潮的經驗，下午四五時之間是有潮的。「如果不湊巧，在土埂上行走着的當兒碰見潮來，將怎樣呢？」不覺暗自就心起來。旅客之中，也有幾個人提起潮的，大家相約：「看情形再說，如果潮要來了，就不上土埂，停在渡船裏。待潮過了再走。」

渡船到土埂時，幾十部黃包車夫來兜生意，說「潮快來了，快坐車子去！」大部份的旅客都跳上了岸。我方才相約慢走的幾位，也一個個地管自乘車去了。渡船中除我以外，只剩了二三個人。四五部黃包車向我們總攻擊，他們打着簫山話，有的說「拉到渡船頭尚來得及，」有的說「這幾天即使有潮也是小小的。我們日日在這裏，難道不曉得？」我和留着的幾位結果也都身不由主地上了黃包車。

坐在黃包車上就心着遇見潮，恨不得快到前方的渡頭。那裏知道拉到一半路程的時候

，前方的渡船已把跳板抽起要開行了。江心的設渡臨時的，只有渡船沒有躉船。前方已沒有船可乘，四邊有人喊「潮要到了！」不坐人的黃包車都在遠遠地向淺灘奔逃，土埂上只剩了我們三四部有人的車子。結果向後轉，回到方才來的原渡船去。幸而那隻渡船載着從杭州到西興去的旅客還未開行。

四圍寂無人聲，隆隆的潮聲已聽到了。車夫一面飛奔，一面喊「救命」！我們也喊「救命！」「放下跳板來！」

隨屋筆
逃上跳板的時候，潮頭已望得見。船上的旅客們把跳板再放下一塊，拚得闊闊地，協力將黃包車也拉了上來。潮頭就到船了，潮意外地大，船一高一低地顛簸得很兇，可是在這瞬間卻忘了波濤的險惡，深深地感到生命的歡喜和人間的同情。

71
潮過以後，船開到西興去，我們這幾個人好像學校落第生似地再從西興重新渡到杭州。天已快晚，隱約中望見隔江的燈火；潮水把土埂漲沒，錢塘江已化零爲整；船可直駛杭州渡頭，不必再在江心坐黃包車了。船行到江心土埂的時候，我們困難之交中有一位，走

到船頭，把篙子插到水裏去看有多少深，居然一篙子還不到底。

「險啊！如果浸在潮裏，我們現在不知怎樣了！」他放好篙子說，把舌頭伸出得長長地。

「想不得了，還是不去想他好。」一個患難之交說。

我覺得他們的話都有道理。

我之於書

三 通 小 叢 書

二十年來，我生活費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書上的。我的房子裏比較貴重的東西就是書。

我向無對於任何一問題作高深研究的野心，因之所買的書範圍較廣，宗教，藝術，文學，社會，哲學，歷史，生物，各方面差不多都有一點。最多的是各國文學名著的譯本，與本國古來的詩文集，別的門類只是些概論等類的入門書而已。

我不喜歡向別人或圖書館借書，借來的書，在我好像過不來癮似的，必要是自己買的人才滿足。這也可謂是一種占有的欲望。買到了幾冊新書，一冊一冊地加蓋藏書印記，我最感到快悅的是這時候。

書籍到了我的手裏以後，我的習慣是先看序文，次看目錄。頁數不多的往往立刻通讀，篇幅大的，祇把正文任擇一二章節略加翻閱，就插在書架上，除小說外，我少有全體讀完的大部的書，祇憑了購入當時的記憶，知道某冊書是何種性質，其中大概有些甚麼可取的材料而已。甚麼書在甚麼時候再去讀再去翻，連我自己也無把握，完全要看一個時期一個時期的興趣。關於這事，我常自比爲古時的皇帝，而把插在架上的書、譬諸列屋而居的宮女。

我雖愛買書，而對於書却不甚愛惜。讀書的時候，常在書上把我所認爲要緊的處所標出。線裝書大概用筆加圈，洋裝書竟用紅鉛筆劃粗粗的線。經我看過的書，統體乾淨的很少。

據說，任何愛喫糖的人，只要叫他到糖果鋪中去做事，見了糖果就會生厭。自我入書店以後，對於書的貪念，也已消除了不少了。可是仍不免要故態復萌，想買這種，想買那種。這大概因為糖果要用嘴去喫，往往擺存毫無意義，而書則可以買了不看，任其只管插在架上的緣故吧。

試鍊

搬家到這裏來以後，才知道附近有兩所屠場。一所是大規模的西洋建築，離我所住地方較遠，據說所屠殺的大部分是牛。偶然經過那地方除有時在近旁見到一車一車的血淋淋的牛肉或帶毛的牛皮外，不聽到什麼惡聲，也聞不到什麼惡臭。還有一所是舊式的棚屋，所屠殺的大部分是豬。棚屋對河一條路是我出去回來常要經過的，白天看見一羣羣的豬被拷押着走過，聞着一股臭氣，晚間聽到悽慘的叫聲。

我尚未戒肉食，平日喫牛肉，也喫豬肉，但見到血淋淋的整車的新從屠場運出來的牛

體，聽到一陣陣的豬的絕命時的慘叫，總覺得有些難當。牛肉車不是日日碰到的，有時遠遠地見到了就俯下了頭管自己走路讓牠通過，至於豬的慘叫是所謂『夜半屠門聲』，發作必在夜靜人定以後。我日裏有板定的工作，探訪酬酢及私務處理都必在夜間，平均一星期有三四日不在家裏吃夜飯，回家往往要到十點至十一點模樣。有時坐洋車，有時乘電車在附近下車再步行。總之都不免聽到這夜半的屠門聲。

平 屋 隨 筆

在離那兒數十步的地方已隱隱聽到豬叫了。同時有好幾隻豬在叫，突然來一個尖利的曳長的聲音，這不消說這是一隻豬絕命了的表出。不多時繼續地又是這麼尖利的一聲。我坐在洋車上不禁用手掩住耳朵，步行時總是疾速地快走，但願這聲音快些離開我的聽覺範圍，不敢再去聯想什麼，想像什麼。到了聽不見聲音的地方，才把心放下，那情形宛如從惡夢裏醒來一樣。

75

爲要避免這苦痛，我會想減少夜間出外的次數，或到九點鐘模樣就回家來，可是事實常不許這樣。尤其是陰曆年關的幾天，我的外出的機會更多了，屠場的屠殺也愈增加了，

甚至於白天經過，也要聽到悲慘的叫聲。

「世界是這樣，消極地逃避是不可能的。你方才不是吃猪肉的嗎？那末爲什麼聽到了殺豬就如此害怕？古來有志的名人爲了要鍛鍊膽力，曾有故意到刑場去看行刑的事。現在到處有天災人禍，世界大戰又危機日迫，你如果連殺豬都要害怕，將來到了流血成河，殺人盈野的時候怎樣？要改革現社會，就得先有和現社會罪惡對面的勇氣，你如果能把豬的絕命的叫聲老實諦聽，或實地去參觀殺豬的情形，也許因此會發起真正的慈悲心來，廢止肉食。假惺惺的行爲，畢竟只是對於自己的欺騙，不是好漢的氣概！」有一天，在親戚家裏吃了年夜飯回裏，我曾這樣地在電車中自語。

下了電車，走近河邊，照例，就隱約地有豬叫聲到耳朵裏來了。棚屋中的燈光隔河望去特別地亮，還夾入着熱蓬蓬的煙霧。我抱了方才的決心步行着故意去聽，總覺得有些難耐。及接連聽到那幾聲尖利的慘叫，不由自主地又把兩耳掩住了。

『鳥與文學』序

壁上掛一把拉皮黃調的胡琴與懸一張破舊的無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調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薔薇與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會有雅俗之分。這事實可用民族對於事物的文學歷史的多寡而說明。琴在中國已有很濃厚的文學背景，普通人見了琴就會引起種種聯想，胡琴雖時下流行，但在近人的詠物詩以外卻舉不出文學上的故事或傳說來，所以不能為聯想的原素。薔薇在西洋原是有長久的文學的背景的，在中國，究不能與梅花並列。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洋的文人面前，其感興也當然不及薔薇的吧。

文學不能無所緣，文學所緣的東西，在自然現象中要算草蟲鳥為最普通。孔子舉讀詩的益處，其一種就是說「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試翻毛詩來看，第一首關雎以鳥鳥為緣的，第二首葛覃，是以草木為緣的。民族各以其常見的事物為對象，發為歌詠或編成傳說的，經過多人的歌詠及普遍的傳說以後，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脈中，遺下某種情調，呈出一

種特有的觀感。這些情調與觀感，足以長久地作為酵素，來溫暖潤澤民族的心情。日本人對於櫻的情調，中國人對於鶴的趣味，都是他民族所不能翻譯共喻的。

事物的文學背景愈豐富，愈足以溫暖潤澤人的心情，反之，如果對於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獻或典故，就會興味索然。故對於某事物關聯地來灌輸些文學上的文獻或典故，使對於某事物得擴張其趣味，也是青年教育上一件要務，祖璋的鳥與文學，在這意義上，不失為有價值的書。

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曾著了一部有名的蟲的文學，把日本的蟲的故事與詩歌和西洋的關於蟲的文獻比較研究過。我在往時讀了很感興趣。現在讀祖璋此書，有許多地方，令我記起讀蟲的文學的印象來。

義俠的行爲（意大利亞米契斯著）

卡隆的為人，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今日我因為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來問我何

時在家，到校雖遲，入了教室，先生還未來。一看，有三四個小孩聚在一處正在調排着那赤髮的一手有殘疾的賣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Crossi）。有的用三角板打他，有的把栗子殼向他的頭上投擲。說他是「殘廢者」，是「鬼怪」，還將手掛在項頸上來裝他的樣子給他。看克洛西一個人坐在位子裏蒼白了臉：用了好像要說「饞了我罷」似的眼光，看着他們。他們見克洛西如此，越加戲弄他，克洛西終於怒了，紅了臉把身子震着。這時那個屋臉孔很討厭的勿蘭諦，忽然跳上椅子，裝出克洛西母親挑菜担的樣子來了。克洛西的母親因為接克洛西回去，平日時常到學校裏來的，現在聽說正病在床上。許多學生都會知道克洛西的母親的，看了勿蘭諦所裝的樣子，大家笑了起來。克洛西大怒，突然將擺在那裏的墨水瓶對準了勿蘭諦，勿蘭諦很敏捷地避過，墨水瓶恰巧打着了從門外進來的先生的胸部上。

79
大家都逃到座位裏，怕得不作一聲，先生變了臉色，走到教桌傍邊，用了嚴厲的聲音問：「誰？」一個人都沒有回答。先生更高了聲說：「誰？」

這時，卡隆好像可憐了克洛西，忽然起立，用了很決心的態度說：「是我！」先生眼釘着卡隆，又轉看正呆着的學生們，靜靜地說：「不是你。」

過了一會，又說：「決不加罰，投擲者起立！」

克洛西起立了，哭着說：「他們打我，調排我，我氣昏了，不知不覺就把墨水瓶投去了的。」

「好的，那末，調排他的人起立！」先生說了，四個學生起立了，把頭低着。

「你們欺負了無罪的人了！你們欺侮了不幸的小孩，欺侮弱者了！你們做了最無謂、最可恥的事了！卑怯的東西！」

先生說着，走到卡隆的旁邊，將手擺在他的腮下，托起他俯下着的頭來，注視了他的眼說：「你的精神是高尙的！」

卡隆附攏了先生的耳，不知說些甚麼，先生突然向着四個犯罪者說：「我饒恕你們。」

弟弟的女先生（意大利亞米契斯著）

我的弟弟病了，那個女教師代爾卡諦先生來探望。原來，賣炭者的兒子，從前也是由這先生教過的，先生講出可笑的故事來，引得我們都笑。兩年前，那賣炭家小孩的母親，因為她兒子得了賞牌，用很大的圍身裙滿包了炭，拿到先生那裏，當作謝禮，先生無論怎樣推謝，她終不答應，等了回家去的時候，居然哭了。先生又說，還有一個女人，會把金錢裝入花束中送去過。先生的話，使我們聽了有趣發笑，弟弟在平日無論怎樣不肯吃的藥，這時也好好地吃了。

教導一年級的小孩，多少費力啊！有的牙齒未全，像個老人，發音發不好；有的要咳嗽；有的淌鼻血；有的因為靴子在椅子下面，說「沒有了」，哭着；有的因鋼筆尖觸痛了手叫着；有的把習字帖的第一冊和第二冊掉錯了，吵不靈清。要教會五十個有着軟軟的手的小孩寫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們的袋裏藏着甚麼甘草、鈕扣、瓶塞、碎瓦片等等

的有西，先生要去搜他們的時候，他們連鞋子裏也會去藏。先生的話，在他們是毫不聽的，有時窗口裏飛進一個蒼蠅來，他們就大吵。夏天呢，把草拿進來，有的捉了甲蟲望裏面放；甲蟲在室中東西飛旋，有時落入墨水瓶中，弄得習字帖裏都濺污了墨水。先生代了小孩們的母親，替他們整頓衣裝：他們手指受了傷，替他們裏紮帶；帽子落了，替他們拾起；替他們留心拿錯外套；用盡了心叫他們不要吵鬧。女先生真辛苦啊！可是，學生的母親們還要來說不平：甚麼『先生，我兒子的鋼筆爲甚麼不見了的？』甚麼『我的兒子一些都不進步，究竟爲甚麼？』甚麼『我的兒子成績那樣好，爲什麼得不到賞牌？』甚麼『我們配羅（Piero）的褲子，被釘穿破了，你爲甚麼不把那釘去了的？』

三 通 小 叢 書

據說：這先生有時對於小孩，受不住氣鬧，不覺舉起手來，終於用手咬住了自己的指，把氣忍住了。她發了怒以後，非常後悔，就去抱慰方才罵過的小孩的。也曾把頑皮的小孩趕出教室過，趕出以後，自己却嚙着淚。有時，生徒的父母要責罰他們自己的小孩，不給食物，先生瞧見了，絲毫不高興，要去阻止的。

先生年紀正青，身材高長，衣裝整飭，很是活潑，無論做甚麼事，都像彈簧樣地敏捷，是個多感而慈柔易出眼淚的人。

「孩子們都非常和你親熱呢。」母親說。

「這原是有的。可是一到學年完結，就大抵不顧着我了。他們到受男先生教的時候，就以受教於女先生的爲恥哩。二年間，那樣地愛護了他們，一旦離開，真有點難過。那個孩子是一向親熱我的，大概不會忘記我罷。心裏雖這樣自忖，可是一到放了假以後，你看！他回到學校裏來的時候，我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地叫着走近他去，他卻把頭向着別處，睬也不睬你了哩！」

先生這樣說了，暫時閉了口。又舉起她的濕潤的眼，吻着弟弟說：

「但是，你不是這樣的罷？你是不會把頭向着別處的罷？」「你是不會忘記我的罷？」

藝術生活

宗教不只是僧侶底專職，僧侶以外的人們，也非有宗教生活不可，政治如果只是政客底專門職業的時候，真的民主政治便無從發生。同樣，藝術也不是藝術家私有的生活，民衆如果沒有藝術生活，真的民衆藝術也無從出現。

藝術生活，是以觀照和享樂爲基礎的生活，是立在善惡是非邪正利害底彼岸而如實感味世相的生活。淺薄的道德，法則，功利，都和藝術沒有關係，并且還赤足真的藝術絕滅。

人生固然是道德的存在，是合理的存在，但不能說這是人生底全部。生命力奔騰所至，有時可以飛出道德底埕外，可以違反理知底命令，可以無視利害的關係。我們放大了眼睛，去感味全人生的時候，早已不能再拘執甚麼道德，理知，利害等局部的眼鏡了。

古代希臘底悲劇作家，感味全人生的結果，尋出了『運命』，沙翁尋出了『性格』，

平 屋 隨 筆

易卜生尋出了『社會缺陷，』前世紀底浪漫主義者尋出了『情熱，』自然主義者尋出了『性慾。』他們因了時代和個性，所尋出的都是不能用道德理法來制御的人生底本質的事實。能如實感得這種事實，而傳給民衆，就是藝術家，民衆因了藝術家底作品，能練磨其感味世相的能力，在道德，法則利害以外，得着一種生活，就是藝術的生活。

春來花開了，秋來葉紅了。這是善呢？還是惡呢？是正呢？還是邪呢？是是呢？還是非呢？是利呢？還是害呢？二親因傳染病死了，孤兒在病床啼着。這是善呢？還是惡呢？是正呢？還是邪呢？是是呢？還是非呢？是利呢？還是害呢？恐防對此事實，誰也不能下何種善惡邪正是非利害的判斷罷。超出了道德，法則，功利的範圍；率直地，真摯地，開了心胸去感受這種世相，那就是所謂觀照；浸入於可悲可喜的世相之中去玩味，去領略，這所就是謂享樂，觀照和享樂的生活，才是藝術的生活。

阿賽羅因嫉妒把他底愛妻殺了，自己也跟着自殺，沙翁對此可悲的事實，並不曾下着何等價值的判斷。林黛玉死了，賈寶玉出家了，曹雪芹也沒有說甚麼道德的批評。他們只

等這世間可有的大事實，揭示我們，叫我們感受玩味。立了道德，法則，利害底圈外，去感受玩味世間一切，然後對於世間一切會有同情。不羈雜何等的成心；不憎惡，不惡邪，去和流動無已的宇宙大生命共鳴，這才是人趣，才是愛，才是大道德。藝術生活，也因此才有提倡的價值，藝術作品也因此才有存在的意味。

三 我們不應該從藝術底作品，練習感味世相的能力，養成藝術的生活。藝術生活，不在藝術作品之中，只要有感味世相的能力，在一切世相之中，就到處都是藝術生活了。大藝術作品和新聞紙上的社會瑣聞，日常目擊的家庭波瀾，在有藝術趣味的能感味世相的人看來，價值是一樣的。這就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

世間儘有許多人們，對於世相，不知開了心胸去如實感受領略，只知用了自己底傳襲的道德，法則，利害的見解在量度。甚至於將本來在道德，法則，利害，藝術品以外的也用了淺薄的道德，法則，功利的見解去看。佛不能度無緣的衆生，藝術雖是救人的東西，但這種俗物，是無從救濟，應該驅出藝術管領的王國以外的。

廚川白村博士底出了象牙之塔，是我近來愛讀書底一種。此文此意多串取該書。有幾處竟是直譯的。

作文底基本態度

我曾看了不少關於文章作法的書籍，覺得普通的文章，其好壞大部分是態度問題；只要能了解文章的態度，文章就自然會好，至少可以不至於十分不好的。古今能文的人，他們對於文章法訣，一個說這樣，一個說那樣，各有各的說法，但是千言萬語，都不外乎以讀者為對象。務使讀者不覺苦痛厭倦而得趣味快樂。所謂要有秩序，要明暢，要有力等等，無非都是想適應讀者的心情。因為離了讀者，就不必有文章的。

要使文章能適合讀者的心情，技巧的研究，原是必要，態度的注意，却比技巧更加要緊。技巧屬於積極的修辭，大部分有賴於天分和學力；態度是修辭的消極的方面，全是情理範圍中的事，人人可以學得的。要學文章，我以為初步先須認定作文的態度。作文的態

度，就是文章的 A B C。

初中的學生，有的文字已過得去，有的還是不大好。現在作文用語體，只要學過了語法的，語句上的毛病，當然不大會有；而平日文題又很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何以還有許多的毛病呢？我以為毛病都是由態度不對來的。態度不對，無論加了甚麼修飾或技巧，文字的不能像樣。不，反覺討厭，好像五官不正的人擦上了許多脂粉似的。

文字的態度，可以分六種來說。我們執筆爲文的時候，可以發生六個問題：

三 通 小 叢 書

(一) 爲甚麼要做這文？

(二) 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甚麼？

(三) 誰在做這文？

(四) 在甚麼地方做這文？

(五) 在甚麼時候做這文？

(六) 怎樣做這文？

用英語來說，就是Why? What? Who? Where? When? How? 六字，可以稱爲「六W」。現在試逐條說述。

(一) 爲甚麼要做這文？這就是所以要作這文的目的。例如：這文作了給人看的呢，還是自己記着備忘的？是作了勸化人的呢，還是但想作了使人了解自己的意見，或和人辯論的，是但求實用的呢，還是想使人見了快樂感得趣味的？是試驗的答案呢，還是普通論文？諸如此類，目的可各式各樣，因了目的如何，作法當然不能一律。普通論文中很細密的文字，當作試驗答案，就冗瑣討厭了。見了使人感得趣味快樂的美文，用之於實用，就覺得不便了。周子的愛蓮說。拿到植物學中去當關於說明「蓮」的一節，學生就要莫明其妙了。所取的題目雖同，文字依目的而異，認定了目的，依了目的下筆，才能大體不誤。

89

(二) 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甚麼？這是普通所謂題義，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作文能把持中心思想，自然不會有題外之文。例如在主張男女同學的文字裏，斷用不着「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等類的廢話。在記述風災的文字，斷不許有颶風生起原因的科的解釋。我在某中學時，有一次入學試驗，我出了一個作文題「元旦，」有一個受試者開端說甚「元旦就是正月一日，人民於此日大家休息遊玩……」等話，中間略述社會歡樂情形，結束又說「……不知國已將亡……凡我血氣青年從今日元旦覺悟……等」，這是全然忘了題義的例。

（三）誰在做這文？這是作者底地位問題，也就是作者與讀者的關係問題。再換句話說，就是要問以何種資格向人說話。例如：現在大家同在一個學校裏，假定這學校還沒

有高級中學，而大家都希望添辦起來，將此希望的意思，大家作一篇文字，教師的文字與學生的文字，是應該不同。校長如果也作一篇文字，與教師學生的亦不相同。一般社會上的人，如果也提出文字來，更加各各不同。要點原是一致，而說話的態字，方法等等，却都不能不異的。同樣，子對於父，和父對於子不同，對一般人和對朋友不同，同是朋友之中，對新交又和對舊交不同。記得有一個笑話，有一學生寫給他父親的信中說：「我錢已

用完，你快給我寄十元來——勿誤——』父親見信大怒，這就是誤認了地位的毛病了。

(四)甚麼地方做這文？作這文所在地，也有認清的必要，或在鄉村，或在都會，或在集會（如演說，）或在外國，因了地方不同，態度也自須有異。例如在集會中，應採眼前人人皆知的材料，在鄉村應採鄉村現成的事項。在國外，應用外國語，在國內應用本國語（除必不得已須用外國原語者外。）「我們的Father」「你的Wife」之類，是怪難看難聽的。

隨 (五)在甚麼時候做這文？這是自己的時代觀念，須得認清的。作這文在前清，還是在民國成立以後？這雖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實際上還有人沒了解，現在嘆氣早已用「唉」音了。有許多人還一定要用「嗚呼」「嗟乎」，明明是總統，偏叫做「元首」，明明是督軍，却自稱「疆吏」，往年黎元洪的電報，甚至於使人不懂，這不是時代錯誤是甚麼？

91 (六)怎樣做這文？上面的五種態度都認清了，然後再想做文的方法。用普通文

呢，還是用詩歌體？簡單好呢，還是詳細好？直說呢，還是婉說？開端怎樣說？怎樣結末說？先說大旨，後說理由呢，還是先說事實，後加斷定？怎樣才能使我的本旨顯明？怎樣才能免掉別人的反駁？關於此種等等，都須自己打算研究。

以上六種，我以爲是作文時所必須認清的態度，雖然很平凡，但却必須知道，把他連結起來，就只是像下面的一句話：

● 『誰對了誰，爲了甚麼，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用了甚麼方法，說甚麼話。』

如果所作的文字，依照這裏面的各項檢查起來，都沒有毛病可指，那就是好文字，至少不會成壞文字了。不特文性如此，語言也是這樣。作文說話時只要能够留心這「六W」，『在語言文字上就可無大過了。』

三通小叢書新書刊目

書名	編號	編著者
(一)		
魯迅	一〇〇一	魯迅
茅盾	一〇〇二	茅盾
林語堂	一〇〇三	林語堂
本謝冰	一〇〇四	本謝冰
謝冰	一〇〇五	謝冰
塞魯	一〇〇六	塞魯
魯廬	一〇〇七	魯廬
顧方	一〇〇八	顧方
周陸	一〇〇九	周陸
徐張	一〇一〇	徐張
本本	一〇一一	本本
本本	一〇一二	本本
本本	一〇一三	本本
本本	一〇一四	本本
本本	一〇一五	本本
本本	一〇一六	本本
本本	一〇一七	本本
本本	一〇一八	本本
本本	一〇一九	本本
本本	一〇二〇	本本
本本	一〇二一	本本
本本	一〇二二	本本
本本	一〇二三	本本
本本	一〇二四	本本
本本	一〇二五	本本
本本	一〇二六	本本
本本	一〇二七	本本
本本	一〇二八	本本
本本	一〇二九	本本
本本	一〇三〇	本本
本本	一〇三一	本本
本本	一〇三二	本本
本本	一〇三三	本本
本本	一〇三四	本本
本本	一〇三五	本本
本本	一〇三六	本本
本本	一〇三七	本本
本本	一〇三八	本本
本本	一〇三九	本本
本本	一〇四〇	本本
本本	一〇四一	本本
本本	一〇四二	本本
本本	一〇四三	本本
本本	一〇四四	本本
本本	一〇四五	本本
本本	一〇四六	本本
本本	一〇四七	本本
本本	一〇四八	本本
本本	一〇四九	本本
本本	一〇五〇	本本
本本	一〇五一	本本
本本	一〇五二	本本
本本	一〇五三	本本
本本	一〇五四	本本
本本	一〇五五	本本
本本	一〇五六	本本
本本	一〇五七	本本
本本	一〇五八	本本
本本	一〇五九	本本
本本	一〇六〇	本本
本本	一〇六一	本本
本本	一〇六二	本本
本本	一〇六三	本本
本本	一〇六四	本本
本本	一〇六五	本本
本本	一〇六六	本本
本本	一〇六七	本本
本本	一〇六八	本本
本本	一〇六九	本本
本本	一〇七〇	本本
本本	一〇七一	本本
本本	一〇七二	本本
本本	一〇七三	本本
本本	一〇七四	本本
本本	一〇七五	本本
本本	一〇七六	本本
本本	一〇七七	本本
本本	一〇七八	本本
本本	一〇七九	本本
本本	一〇八〇	本本
本本	一〇八一	本本
本本	一〇八二	本本
本本	一〇八三	本本
本本	一〇八四	本本
本本	一〇八五	本本
本本	一〇八六	本本
本本	一〇八七	本本
本本	一〇八八	本本
本本	一〇八九	本本
本本	一〇九〇	本本
本本	一〇九一	本本
本本	一〇九二	本本
本本	一〇九三	本本
本本	一〇九四	本本
本本	一〇九五	本本
本本	一〇九六	本本
本本	一〇九七	本本
本本	一〇九八	本本
本本	一〇九九	本本
本本	一〇一〇〇	本本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中西文具

機關用品

繪圖儀器

中西書籍

雜誌刊物

運動器具

各種掛圖

教育用品

兒童玩具

風琴樂器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五日發行

平 屋 隨 筆

外埠運費照加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 京 興 安 大 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印刷者
門市部
分局

編輯者
發行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1447B